

文學類大專社會組佳作

陳建弘

活著活著

生命的樂章響起，請聽我娓娓道來幾則故事。

盡情揮灑汗水的男孩

「回防！跑起來啊！」

手球場上，戴著墨鏡的教練正訓著打模擬賽的高年級球員。坐在球場邊的男孩還只是中年級的候補球員，他目不轉睛地盯著場上的一舉一動，並投以羨慕的眼光。球隊常利用早自習、放學與寒暑假的時間練習，奮力拚搏下戰果不錯，早已是國小手球屆的常勝軍。

他是老師及父母眼中的頭痛人物，醫院診斷疑似過動症，時常闖禍。他自認沒什麼專長，就是很喜歡運動，享受運動時盡情奔跑、風馳電掣的感覺，因此，較同年紀的同學更早進入手球隊，對於球技與體能訓練，樂此不疲。在學校裡，穿著護膝是手球隊的特別標誌，隊員們晨訓後不會立即把護膝拿下，而是持續掛在腳上，等放學練球時再拉到膝上，它被視為一種特別的榮譽。男孩也很喜歡這樣，這讓他感到與眾不同。

國文課寫作時，題目是「我的志願」。他在稿紙上一筆一畫的寫著：「將來我一定會脫穎而出，成為一位優秀的體育國手，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努力為國爭光，讓我的父母為我感到驕傲。」

臥病在床的少年

「嗶——嗶——嗶。」

加護病房內的醫療儀器節奏死板地叫著，下方粗長的管線接著少年的嘴巴，潛進喉嚨深處。

他剛醒來時有點疑惑，發現自己被固定在病床上，雙手被綑綁在兩旁的護欄。幾分鐘後，他才恍然想起自己剛經歷人生中第一次開顱手術，而昨晚高燒時做

的惡夢仍縈繞於腦海中，他想發出聲音，卻發現一個字都吐不出來，他只能噙著淚默默承受著一切。

一切來得飛快。幾個月前，少年覺得腳變得不太靈敏，在學校廁所吐了一次。某個清晨，他以頭痛為藉口，告知父母不去學校上課，行在家打電動之實。父母說道：「既然不想去上課，那就去醫院做檢查吧！」

少年到急診做一連串檢查後，便到病房報到，過不久，他聽見醫師與父母在門外的交談聲。

「嘿嘿，看來我可以很久不用去上課呢！」他暗自欣喜。

幾天後，少年便動了緊急開顱手術，因大腦生長惡性腫瘤，壓迫到運動神經，如果再遲幾天開刀，恐怕有生命危險。

加護病房的探望時間一到，家屬們紛紛帶著食物走進病房，少年見父母走到他身旁，面容憔悴了許多，臉上帶著從沒看過的複雜表情，參雜著擔心、悲傷與不捨，卻又努力強顏歡笑地為少年加油。父親眼睛紅腫，用溫柔的嗓音說：「沒事的，我們一起共同面對。」他覺得十分訝異。在過往記憶中，父親是家裡的暴君，因從小調皮好動時常闖禍，散漫的個性和隨性的作風時常挨棍子伺候。

如今，站在眼前的父親判若兩人，少年發現有些東西似乎不一樣了。

很快地，少年便體會到，不一樣的不只有父母的態度，還有從各地帶鮮花水果來探望的親友們，大家臉上雖然掛著笑容，但笑容背後似乎藏著更多慎重。就連昔日的狐群狗黨來串門子時，也收起平時嬉笑的嘴臉，彷彿他們父母早在家中囑咐過什麼能說而什麼不能說。

「根本沒人懂我，全部都是提著水果籃來看笑話的，世界上根本沒有感同身受這回事。」他心裡想，嘴裡邊吃下一顆葡萄。

那一年他幾乎都在醫院度過。

經歷了三次開顱大手術，與無數次的化療、放射線治療以及復健，當他終於可以從輪椅起身，拖著沉重的步伐，緩慢地跛腳前進後，醫生也才同意讓他回到

學校上課。

「每個人都在打量我光禿禿的腦袋，同學一直處處想幫我忙，他們一定都在背後嘲笑我，說我變成醜八怪。」少年不喜歡去學校，不喜歡自己跟其他同學不一樣，上體育課時，看到大家可以在球場上打球，在操場上盡情奔跑，只能坐在一旁的他，難過地流下眼淚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看完一部感人的電影，彷彿從中得到了救贖。

失去生活重心的年輕人

「碰——碰——碰！」年輕人用頭撞著病床扶手發出噪音。

「讓我去死吧！拜託！我真的沒辦法再活下去了！」母親在旁試著安撫他，最後無能為力只好請醫師來幫忙，社工師想要與他談談，但他卻是大吼「走開！」他拒絕跟任何人交談，一心只想把身上的管線拆除，好讓他跑到頂樓一躍而下。

他原本的個性並非如此粗魯無禮。就讀高中時就發現自己的興趣，大學讀了專業科系，是學校的風雲人物，前輩眼中的可塑之材，大學時的他就靠著專長找到工作，就在前途一片光明時，他的右眼出了狀況，時好時壞，眼下所見之物變暗且模糊，美好的一切也隨之黯然失色。

做了許多檢測，跑遍全台大大小小的醫院，問遍許多名醫，他們無法確定是輕微的發炎或是嚴重的惡性腫瘤，沒人願意開立明確的診斷，只能請他做視神經切片檢查。然而，視神經非常脆弱，即使只是切片檢查，也很容易傷及視力。

臨冬時，終於有位醫生願意幫他進行手術做切片，醫生術前有信心地保證會在不傷及視力的情況下動刀，但預期與結果總有偏差，術後他醒來發現自己右眼幾乎失明。

「怎麼跟原本說的不一樣！」

他感到失望、困惑與憤怒，覺得自己被騙了！更不幸的是切片檢查結果是惡性腫瘤，亦是癌症，開刀也影響到視神經，導致視力永久的嚴重受損。

熱愛付出的攝影師

「謝謝你來幫我們拍照，我覺得照片中的我，看起來很不一樣！」

小男孩驚扭地對攝影師說，隨即跑開。攝影師一愣，後知後覺地發現小男孩剛剛在對他講話。營隊的歡送會剛結束，背景充滿著互相道別的聲音，他回想起自己為什麼開始拍照。

他曾看過一部電影，電影描述一位愛好攝影的青年與一位患有特殊疾病的少女，他們因為攝影而相識，兩人一起成長與實現夢想，最後年輕的少女不幸過世了，但她留下了許多動人心弦的好照片。看完這部電影後，他非常感動，那是他第一次發現，原來「影像」能勝過千言萬語、深入人心，他立志當一位能帶給人溫暖的攝影師。

他開始努力充實攝影技巧，閱讀大量書籍，幾年後他以一位攝影師的身份，來到這個兒童腦瘤協會主辦的生活夏令營。想起剛剛跟他說話的小男孩，原先是很抗拒拍照的，然而多次關心與交談後漸漸培養出感情與信任，才逐漸開啟小男孩的心房，後來小男孩竟會主動走到他鏡頭面前請攝影師為他拍照，這奇妙的轉變讓攝影師喜出望外。

這位攝影師因為曾受到別人的幫助，所以只要時間能配合，他一定會去做公益攝影，在拍攝的過程他也發現，被幫助的人不代表就是弱者，而是彼此共同在完成一件很有意義的事。

小男孩或許不知，當時短短的一句話，帶給了攝影師莫大的力量。

我

「我，為什麼是我？」這是小時候一直困擾我的問題，閱讀完上面的四則故事，會發現我生命中的風景並不完美。

在右眼剛失明時，我坐在醫院樓下，雙眼無神地望向前方，那時冬天又濕又冷，但心冷更讓我感到麻痺。

小時候我曾立志當體育選手，國小同時是手球隊與田徑隊，直到十二歲時罹患腦瘤，左側肢體受到影響，別說是跑步，就連走路都很不穩。我曾難過地以為夢碎了，直到遇見攝影，隨即便投入攝影，整整有五年的光陰。

二十一歲，原以為癌症已控制下來，卻無情地受到二度打擊，眼睛就是攝影師的生命，而我卻一眼全盲，影響到立體透視感，別說拍照了，我連走路都常因看不出階梯高低差而摔傷好幾次，才發現我的夢又碎了。有一段時間我待在家，什麼都不想做，誰都不想聯絡，每天只想著如何傷害自己，行屍走肉地活在絕望的深淵。

而轉捩點是，我開始思考關於生命的意義，我不想讓過去一切的努力付之一炬，我不想又回到小時候那個自怨自艾的少年。我開始思忖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？後來，我得到了一個答案：活著就是利用僅剩的時間，去完成一些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。

以前的我對攝影很執著，我夢想要當技術高超，有知名度又有社會地位的攝影師，然而到頭來，我才發現那些豐功偉業與虛榮並非我拍照的初衷。

我的初衷是能拍出觸人心弦的照片，並抓住生活中所有感動。

在生命中發現「美」是身為人必備的技能，發現生活中美好的事物，優美的景緻或美麗的人們，都能讓人感覺到喜悅，但我發現最美、最能感動人心的事物並非「完美」，而是帶著一點小缺陷的物品，或是帶著一些小缺憾的人事，像是充滿時光痕跡的舊陶器、經過歲月洗禮的智慧，或是身體帶著殘缺卻勇敢活下去的人們。

即使美夢無法成真，即使夢想沒有辦法實現，帶著遺憾，依然是美的。

我是一位自由攝影師，同時也是一位腦癌第四期的患者，開朗的個性是我給別人的第一印象，我曾獲得抗癌鬥士的殊榮，但鮮少人知，至今我還是得每個月回醫院接受好幾天的化療療程，我依然會有憂鬱和難過的時候，但我明白這趟生命旅程中，充滿許多矛盾，有黑就有白，有盛就有衰，我誠實地面對自己的軟弱，接受自己的缺陷，用寬闊的角度觀看這個世界，帶著溫柔的心胸包容一切不完美，享受在生命這趟最美的旅程中，活著活著。